

不安之书

【葡】费尔南多·佩索阿 著

刘勇军 译

014038750

1552.64
02

不安之书

[葡] 费尔南多·佩索阿 著
刘勇军 译



1552.64

02



北航

C1726180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0278303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安之书 / (葡) 佩索阿著; 刘勇军译.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059-8537-7

I. ①不… II. ①佩… ②刘… III. ①散文集-葡萄牙-现代 IV. ①I55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4733号

不安之书

著 者: (葡) 费尔南多·佩索阿

译 者: 刘勇军

出版人: 朱庆

终审人: 朱彦玲

复 审 人: 樊东屏

责任编辑: 袁靖

责任校对: 武新华

封面设计: 吕彦秋

责任印制: 刘秋月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47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yuanj@clapnet.cn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350千字 印 张: 15.25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8537-7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一个现代主义的试金石……没有人曾利用佩索阿的决心与放弃构成的混合物探索出非传统自我……在一个崇尚名气、成功、愚昧、便利和嘈杂的时代里，这本书堪称一副完美的良药，一首对默默无闻、失败、智慧、难度和沉默的赞美诗。

——约翰·兰彻斯特

《每日邮报》

他的散文杰作……理查德·赞尼斯完成了一项惊人的工作，为世人贡献了一部最佳的英译本，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肯定都对这本书爱不释手。

——尼古拉斯·雷萨德

《卫报》

《不安之书》被放置在一个很可能永远都不会被打开的箱子里。谢天谢地，这个箱子被开启了。我十分钟爱这部虚幻的怪异作品，十分钟爱那个写出这部作品的默默无闻的写作人，他独出心裁，嗜酒成瘾，从不虚饰浮夸。

——保罗·贝利

《独立报》

令人神魂颠倒，甚至扣人心弦……有些怪异，令人着迷，读来乐趣无穷。

——凯文·杰克逊
《星期史泰晤士报》

必然是对现代欧洲文坛的作者发动的最高袭击……赞尼斯英译本的读者会发现，凭借其细腻的风格，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对佩索阿破碎情感的同情，这个版本取代了所有其他译本……一个迷失方向且濒于崩溃的灵魂的自我启示，这更加吸人眼球，因为作者本人就是一个虚构人物……在后现代主义成为一项学术产业很久之前，佩索阿就已经生活在解构主义的观点中了。

——约翰·格雷
《观察家》

葡萄牙最伟大的现代诗人……论述的是世界上唯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因为无从回答而变得非常重要：我是谁？

——安东尼·伯吉斯
《观察家》

佩索阿的散文节奏明快，瞬间便能抓住人心，充满了令人不安的提示，始终萦绕心头，往往令人吃惊，如同触摸到了一条震动的弦，难以捉摸，久久难以忘怀，一如诗歌……他无人能及。

——W.S.默温
《纽约》

作者简介

费尔南多·佩索阿，（葡萄牙语：Fernando Pessoa，1888年6月13日-1935年11月30日），生于里斯本，是葡萄牙诗人、作家、文学评论家、哲学家。

父亲在他不满六岁时病逝，母亲再嫁葡萄牙驻南非德班领事，佩索阿随母亲来到南非，在那儿读小学中学和商业学校。在开普敦大学就读时，他的英语散文获得了维多利亚女王奖。1905年他回到里斯本，次年考取里斯本大学文学院，攻读哲学、拉丁语和外交课程。

佩索阿生前不得志，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他却变成了西方文学的旗帜性人物。他以诗集《使命》闻名于世，被认为是继卡蒙斯之后最伟大的葡语作家。文评家卜伦在他的作品《西方正典》形容为佩索阿是与诺贝尔奖得主巴勃鲁·聂鲁达最能够代表二十世纪的诗人。

我的爱啊，我在不安的静寂之中，在风景变成“生”
的光环而梦只是梦的这个时辰，我举起这本奇怪的书，像
空房子敞开的大门。

我搜集每一朵花的灵魂去写它，用每一只鸟唱的每一
个流逝的旋律织出永恒和静止。

请我读它，那就是为我祈祷，请你爱它，那就是为我
祝福，然后忘记它，像今天的太阳忘记昨天的太阳……

— 费尔南多·佩索阿 —

每次完成一篇作品，我都会觉得震惊，震惊且沮丧。我的完美主义天性妨碍我去完成它，甚至从一开始就在妨碍我写作。然而，我竟然分了神，并开始写作。我能完成并不是意志力在起作用，而是意志力在缴械投降。我动手去写是因为没有力量去思想，我写完是因为没有勇气去放弃。这本书代表着我的怯懦。（第152篇）

费尔南多·安多尼奥·诺盖拉·佩索阿（1888—1935年）生于里斯本。成年后，佩索阿很少离开这座城市，直至去世。但他曾在英属的南非德班城度过九年的童年生活。他的继父是葡萄牙派驻此地的外交官。佩索阿五岁时，他的生父死于肺结核。佩索阿长成为一名羞涩、想象力极为丰富的男孩，一名才华横溢的学生。过完十七岁生日不久，佩索阿回国进入里斯本大学。因更喜欢在国家图书馆自学，佩索阿很快辍学。在图书馆，为补充和扩展所受的传统英文教育，他系统地阅读哲学、历史、社会学、文学（特别是葡萄牙文）领域的主要作品。在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英文诗和散文，到1910年为止，他也大量地用葡萄牙文写作。1912年，他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学评论随笔。1913年，他的第一篇富有创造力的散文（《不安之书》的一段文章）发表。1914年，他的第一组诗歌发表。

佩索阿有时和亲戚们住在一起，有时租房子住，他偶尔做翻译，用英文和法文为在海外经商的葡萄牙公司草拟书信，以此来维持生活。尽管他天性孤独，生活中社交有限，几乎没有爱情，可他仍是1910年以来葡萄牙现代主义运动的活跃领袖。他创立了自己的乐章，例如受立体

主义启发的“交叉主义”和尖锐的、类似未来主义的“感觉主义”。尽管佩索阿不受关注，但他通过作品和诸多引人注目的文学人物的对话来施加影响。在里斯本，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和诗人，他因定期在一些杂志发表作品而受到尊敬。几本杂志还因他之助而得以经营下去。可他的文学天才在他去世前很大程度上并不为人所知。然而，佩索阿认识到自己的天赋，他为写作而活。尽管不急于出版，但他有着出版葡萄牙文和英文版本全集的宏大计划，他最大程度地坚持他的写作。

佩索阿的遗稿包括一大箱诗歌、散文、戏剧、哲学、文学评论、翻译作品、语言理论、政治评论、占星术以及混杂的其他文章，各种打印、手写或葡萄牙文、英文、法文的晦涩难懂的涂鸦之作。他的作品写在笔记本上、活页上、信封的背面、广告和传单上、来自他谋职的公司以及频繁光顾的咖啡馆的信笺上、信封上、碎纸屑上、早期课本的空白处。为调和这种混乱，他用了许多笔名。这是他童年时开始养成的一种习惯——或者是强迫症。他把最重要的人物角色称作“异名者”，他们有自己的传记、体格、个性、政治观点、宗教态度和文学追求（见《异名表》，505页第九行）。

佩索阿的葡萄牙文作品中，最著名的作品主要出自那三位异名诗人——阿尔伯特·卡埃罗、里卡多·雷斯和阿尔瓦罗·德·坎普斯——以及“半异名者”贝尔纳多·索阿雷斯之手，而他的大量英文诗和英文散文主要由“异名者”亚历山大·舍奇和查尔斯·罗伯特·艾依所写，他的法文作品的作者则是孤独的让·瑟尔。他的其他密友还包括翻译、短篇小说作家、英国文学评论家、占星家、哲学家和自杀的忧郁贵族。他的众多异名中，甚至还包括一个女性身份：饱受相思之苦的驼背无助的玛丽亚·若泽。世纪之交，佩索阿去世六十五年后，研究者们仍然没能完全廓清他的浩瀚文字世界，他的很多重要作品仍然有待进一步出版。

“严格地说，费迪南德·佩索阿并不存在。”阿尔瓦罗·德·坎普斯这样说道，佩索阿为了避免给现实生活带来麻烦，虚构了坎普斯这个人物。为了避免在组织和出版他的大部分散文时出现麻烦，佩索阿虚

构了《不安之书》，它从来就不存在，严格地说，永远也不会存在。我们在此读到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对它的颠覆和否定：书的作料随着食谱不断变化，一本书的胚芽突变，长出奇怪的繁茂分枝，建造一本书，有房间和窗户，却没有平面图和地板，一本纲要，里面许多书可能存在，可能已被毁坏。这些纸页里记载的是一种反文学，一种原创，一个痛苦灵魂的文字扫描。

早在解构主义者开始猛烈抨击观念的大厦（它庇护我们信奉的笛卡尔哲学“感觉的人格同一性”）时，佩索阿就已进行了自我解构，并且没有做出任何抨击。佩索阿从不打算毁灭自我或毁灭任何事物。他没有像德里达^①一样，抨击语言具有解释力的假设，也没有像福柯^②一样，打破历史和我们的思维系统。他只是对镜自视，去看我们所有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几个，是一些，是极大数量的自我。所以，那个鄙视周遭的自我，不同于那个在周遭中受难或自得其乐的自我。我们的存在是一块辽阔的殖民地，有不同种类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感知。（第396篇）

对于佩索阿而言，“我思故我在”的问题并非出在哲学原理上，而出在语法的主语上。“我思考了什么？我不过是想起了如此多的事物！”“异名者”阿尔瓦罗·德·坎普斯在《烟草店》里这样喊道。那些数不清的想法和各种潜在的自我并没有暗示一个一元化的我。异名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手法，更是佩索阿——在缺乏稳定性和中心的自我意识里——存在的方式。实际上，“我思故我在”也正是佩索阿所说的。即

①德里达（1930—2004年）全名雅克·德里达，当代法国哲学家、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解构主义思潮创始人。

②米歇尔·福柯（1926—1984年），法国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他被认为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

便这种自我肯定的方式也变化不定，因为在满怀疑问和客观超然的时刻，佩索阿内省时不无惊恐地默念：“他们思，故他们在。”

疑惑和犹豫是一对荒谬的双能量，支配着佩索阿的内心世界，为《不安之书》提供了素材，是它的零碎地图。佩索阿在写给一位名叫阿尔曼多·科尔特斯·罗德里格斯的诗人朋友的一封信（1914年11月19日）里，解释了他和他的书中存在的问题：“与我的意愿相反，我的心态迫使我为《不安之书》努力写作。可写出来全是片断，片断，片断。”而在之前的一个月，他在写给那位诗人的另一封信里提到，“深切而平静的忧愁”使他只能写一些“琐事”和“《不安之书》的零碎片断”。就这一点来说，由于总是写些片断，作者和他的书永远忠实于他们的法则。如果佩索阿将自己分裂成无数文学角色，这些角色互相矛盾，甚至自相矛盾，那么《不安之书》同样是一本无限裂变下去的书，先是这本书，后又变成那本书，先是被这个声音讲述，后又被那个声音讲述，然后是另一个声音，其他声音，一切纷乱繁杂，变幻无常，像佩索阿坐在咖啡馆或窗边观看生活的流逝时，指间升腾起的缭绕香烟。

佩索阿的三个主要“异名者”——被泽尼斯称作牧羊人的阿尔伯特·卡埃罗，古典学者里卡多·雷斯和旅行者阿尔瓦罗·德·坎普斯——1914年突然同时出现在佩索阿的人生舞台上。《不安之书》写于1913年，当时佩索阿的第一篇创造性作品《在隔离的森林里》发表，在这篇作品中，“半醒半睡”的叙述者停滞在“一种清醒的、沉重的无形麻木中，在一个仅仅是梦影的梦里”，讲述起带着双重柔弱虚幻的想象中的漫步：

多么新鲜愉快的惊诧，那里什么人也没有！甚至漫步在那里的我们也不在那里……因为我们什么人也不是。我们根本就什么也不是……我们没有生命可供死神掳去。我们太过纤细脆弱，风都能将我们吹倒。时间的流动爱抚我们，就像微风拂过棕榈树顶。

他以自己的名义写下了这篇慵懒的长篇散文，作为筹划中的《不

安之书》的摘要发表在一本文学刊物上。佩索阿余生都在致力于这本书的写作，但他“准备”地越多，就越难完成它。未完成也无法完成。没有情节，没有计划，正如写一部文学作品所应担心的，这本书的界限愈发变得模糊不清，它作为一本书的存在也变得不那么可行——就像费迪南德·佩索阿作为世界上的公民的存在。

20世纪20年代早期，这本失去方向的书似乎不知不觉地陷入一种停滞状态，但到了20年代末——当人们几乎听不到阿尔伯特·卡埃罗（或者他的鬼魂，因为据说这个牧羊人1915年死于肺结核）的声音，也完全没有了里卡多·雷斯（他扮演着葡萄牙的“希腊诗人贺拉斯”角色）的消息时——佩索阿创造了伯纳多·索阿雷斯这个新生命，也就是《不安之书》的最后一个虚构的作者，来完成这本书的撰写工作。在《不安之书》中，超过一半的篇幅写于佩索阿去世前的六年间，角逐他的注意力，我们甚至可以说，佩索阿对这个狂放不羁的阿尔瓦罗·德·坎普斯情有独钟，这个诗人角色和佩索阿相伴到老，在他这个创造者的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助理会计索阿雷斯和造船工程师坎普斯在佩索阿的异名所写的角色扮演游戏中从未谋面，他们常常互相竞争，但这两个人物作者是精神上的兄弟，即便他们在现实中的职业相去甚远。坎普斯写散文和诗歌，很多都像是出自，可以这么说，出自索阿雷斯之手。佩索阿在写作时常常不确定是谁在写作，令人好奇的是，在里斯本国家图书馆佩索阿档案馆的25000篇文章中，第一篇的标题就是阿尔瓦罗·德·坎普斯（？）或者《不安之书》。（或者别的名字）

贝尔纳多·索阿雷斯与佩索阿如此接近——比坎普斯要更接近佩索阿——以至于不能将他看作是独立的异名。“他是一个半异名，”佩索阿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写道，“因为他的个性，尽管不属于我，但和我并无不同，不过是我的个性的残缺版本。索阿雷斯的很多美学的和存在主义的反思无疑成为佩索阿自传的一部分，尽管被他写下来，但我们不应当把造物和他的创造者混淆起来。索阿雷斯不是佩索阿的复制品，甚至也不是缩影，而是残缺的佩索阿，遗漏了某些部分。索阿雷斯爱讽刺，但幽默感不强。佩索阿天生具有双重性格。尽管羞怯孤僻，佩

索阿不会说他感到“有人把一块清洁房屋的潮湿抹布被放到窗户上晾干，却被人忘在了脑后，此时抹布落到了窗台上，揉成一团，慢慢地在窗台上留下了一片污渍。”（第29篇）就像他的“半异名者”，佩索阿是一名办公室职员，在里斯本旧商业区的贝克萨街区上班，他有段时间经常去道拉多雷斯大街的一家餐馆吃饭，而那里正是索阿雷斯的出租屋和他的老板维斯奎兹的商业公司所在地。然而，索阿雷斯在做着将价格和织物货品数量计入账簿这类苦差事时，佩索阿有一份相对体面的工作，也就是用英文和法文为在海外做生意的公司书写商业信件。他来去相当自由，从来不用按点上班。

至于他们各自的内心生活，索阿雷斯视自己的原初为模范：“我在内心创造了各种不同的个性。……我在内心使自我具体化，我在获得外化时才存在。我是一个空空的舞台，等着各种演员登台做各种演出。”（第299篇）从索阿雷斯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奇怪的宣言。我们是否应该去相信，那个助理会计，也就是在佩索阿的生活舞台上演戏的演员，是否也有自己的异名？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否应该进一步设想，这些子异名下面还有子异名？将异名无限推演下去的想法或许给佩索阿带来了愉快，但他为自己创造密友的目的是为了解释和表达自己，或许也是为了给自己提供一个沉思的友伴。文章里引用的索阿雷斯，被佩索阿描述成戏剧性手法的残存。无论索阿雷斯怎么描述自己，在写于1930年的那篇文章（第235篇）的开头那句“我曾真正被人爱过一次”，他显然是代表佩索阿在说话，因为当时佩索阿和他一生唯一的情人奥菲利亚·凯萝丝分手了。在“文学是忽略生活的最佳办法”（第116篇）这句中，这里的索阿雷斯无疑就是佩索阿，无论他是否相信，或是否希望相信。但他有一天碰巧在看邻居家的窗户时，看见窗帘布的褶皱一模一样，这难道不是佩索阿吗？

索阿雷斯没有自己的内心生活，完全的异名者很难有更多的内心生活。小说家的角色常常以朋友或家庭成员为基础，但是，佩索阿的所有人物角色都是从他的心灵中剥离出来的——正是他自己（比如索阿雷斯）或者他渴望自己成为的角色（比如早期爱冒险的坎普斯）——他们

只是他的冰山一角。当我们读到索阿雷斯或坎普斯时，我们迷失在他们的世界里，忘了他们的作者，但他们是佩索阿，或佩索阿的一部分，佩索阿把自己缩小至虚无，以便能成为一切事，一切人。佩索阿是第一个忘记佩索阿的人。

如果贝尔纳多·索阿雷斯和佩索阿不完全一样，那么他的反思和梦想都不能构成《不安之书》的全部内容，因为他终究是个迟来的人。那个会计带来他感情直接的精美散文前，《不安之书》的文章被反复排列调整，随着时间的过去，甚至“不安”这个词都改变了含义。

起初那段时间，《不安之书》被认为是佩索阿自己所作，大部分后期象征主义的文章都带有《在隔离的森林里》那样的纯化色彩，通常没有精彩的结尾，部分文字根本就没有结尾。这并未影响它们的美感，但对它们的作者来说，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挫折。“片断，片断，片断，”佩索阿写信给他的朋友科尔特斯·罗德里格斯时说道，因为某些文章充满空白间隔，等着过后将词语、短语或整段话补充进来（但从未得到补充），而有些“文章”只是草拟了一个开头，或者做了个记号，从来就没有成形。《不安之书》总是保持一种——就好像这是它存在的条件——等待被完成的作品状态，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补充，部分需要重写，进行调整，使它前后连贯，或者，整本书都需要重新思考一番？佩索阿对此也从来不确定。

《不安之书》最初的设想是一本每篇都有标题的书，他留下各种列表。有些标题，像《悲伤的间奏》和《雨景》成为某类文章的命名，应用到有共同主题或氛围但保持独立的各类文章里。而有些标题，像《我们的静默夫人》指明了有待酝酿发展的雄心，由写于不同时期的短文组成，各篇长短不一，有的是几句涂鸦，有的是填满了小字母的几大页纸。还有些只有标题没有正文，或许从来就没有写出来过。（佩索阿的档案里包含了许多标题列表，这些标题属于不存在的诗歌、故事、论文和整本书。他的所有写作计划哪怕完成了一半，那些书都能将一个不小的图书馆装满。《不安之书》，不存在的图书馆的不存在的书，象征了反复无常的作者所遭遇的困境。）这些早期作品试图通过刻意使用一

种哥特式的和浪漫情怀的古体手法，来阐明一种心理状态或心境。对宫廷生活、无性女性、古怪天气和虚构风景的大量描写占据了主导。这种潜在的灵魂属于佩索阿，但从他身上剥离出来。这部作品不带个人色彩，叙述的声音虚无缥缈，那些事物和给事物命名的文字就好像盘旋在微黄的空间里。“不安”这个词指的不是人类存在的烦恼，而是无处不在的不安宁和不确定性，由夸张的叙述者纯化得出。但是，不安的其他形式开始影响着作品，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转变。

或许，理论和说教方面出现在书里也在预料之中，因为佩索阿的作品中几乎随处可见这种内容。《不安之书》中关于梦的文章变成了说明文（提出了做梦的原因和方法），也是自然的事情，甚至是一种必然。比如标题为《有效做梦的技巧》的四篇文章，构成了名副其实的手册，针对从初级到高级的各个层次的做梦者而写。《情感教育》以大致一样的方式充当了许多“感觉论者”的初级读本。

本着同样的说教精神，佩索阿所写的《对不幸的已婚妇女的忠告》带来了更匪夷所思的结果。他告诫失落的妻子通过“在与B男媾和的同时想象与A男的性高潮”来对丈夫不忠，通过“做这些事情的最佳时间是在生理期前的那些日子”来进行实践。

按照佩索阿自己的说法，他的禁欲（他去世时可能是处男，尽管没有得到证实）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他显然在设法为《不安之书》做出解释。他在文章里坚称，我们不可能占有别人的身体，在二维空间里的爱具有优越性（为栖居在画里、彩绘玻璃和中国茶杯上的情侣所喜欢），他还鼓吹放弃和禁欲主义美德。诚然，这本书里充斥着宗教词汇，尽管佩索阿宣扬神秘主义，也许除了信奉自己，他什么神也不信奉。（他在《对于形而上学思想的有效做梦技巧》一文中得出结论：“我就是上帝”）。

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种针对通用层面和个人层面的存在主义关怀，它颠覆了《不安之书》的最初计划。在通用层面，由于《不安之书》的作者“属于这样一代人，继承了对基督教的不信仰，从而也不信仰其他宗教”。“因此我们离开了，每个人对他自己而言，在孤寂中感

觉到自己还活着”，这一代人的迷惘感很快就转变成对身份和意义的个人追求（第306篇）。佩索阿的内心生活——记录在“自传的片断”、“世界末日的感觉”和有标题或没标题的类似文章里——占了不少篇幅，这本书一开始就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佩索阿发现，这个计划从他手中滑落（即便他事实上已紧紧抓住了它），因为在另一封写给科尔特斯·罗德里格斯的书信中，他写道，《不安之书》这本“病理学作品”在“杂乱地、艰难地”撰写中，这似乎符合书的本意。

因此，佩索阿继续写下去，在各类文章的开头随手加上“不安之书”的标记，有时把它当做事后的想法，或者添加一个问号以表示疑惑。《不安之书》——永远处在踟蹰、不确定和过渡中——是罕见的作品之一，它的印版和字体彼此映照出对方。佩索阿总是打算将各类手稿和打印的书稿润色定稿，却从来没有勇气或耐心去做这个工作，佩索阿不断添进材料，文稿已达到一定数量，使他难以掌控。除了后期象征主义的天马行空和日记体的感言，佩索阿将格言、社会学观察、美学信条、神学反思和文化分析加入到书中。他甚至在给母亲的书信副本上也加上“不安之书”的标记（附录二）。

尽管佩索阿有很多写作出版计划，他生前只出版了一部作品《音讯》（他自己出版过几部英文诗集）。佩索阿如此沉迷于写作和制定计划——这些计划包括希望渺茫的商业冒险和作品的出版——以致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将这些作品整理成书出版。或许因为太过沉闷，以致他不能思考。没有什么比《不安之书》——佩索阿作品世界的大混乱中的小混乱——更能阐明问题之所在。但是，正是这种至高的无序赋予了这本书以独特的伟大。就像一座宝石未打磨和雕琢的宝库，这本书能够在无限重组中排列和重新排列，恰恰要感谢这种没有预设的秩序。

没有什么作品像佩索阿的作品一样如此紧密地互相作用。如果贝内多·索阿雷斯说他的“心灵之水流尽，像一个坏掉的桶”（第154篇），或者他的精神生活像“被掀翻的桶”（第442篇），那么阿尔瓦罗·德·坎普斯则宣称“我的心灵是往外倒水的桶”（在《烟草店》里），而把他的思想比作“倾覆的桶”（在写于1934年8月16日的一首

诗里)。如果索阿雷斯认为“没有什么比他人的爱更令人痛苦”(第348篇),那么里卡多·雷斯的颂歌(写于1930年11月1日)则坚称“爱我们的爱,同样用欲求压迫我们。”当那个助理会计渴望“能第一次注意到所有的事物,不是对生活的玄秘的预示,而是现实的直接表现”,我们不由得会想起阿尔伯特·卡埃罗,他频频写诗赞美事物的直观景象。

我们可以快速翻阅《不安之书》,就像翻阅一本通过不同异名展现自己的艺术家的终身随笔录。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本旅行札记,一本“关于随机印象的书籍”(第442篇),贯穿佩索阿文学史诗始终的忠实友伴从未离开过里斯本。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某个人终其一生不生活的“没有材料的自传”(第12篇),他“像培育温室的花朵一样培育仇恨行为”(第103篇)。

《不安之书》有不同的写作形式,也有不同的作者。起初只有一本书时,它包含了后期象征主义的带标题的文章,而它对外公布的作者是费迪南德·佩索阿,但是,当它突变以适应日记体手记时,就必然变得更私密,也透露了更多的真情实感。佩索阿习惯于将自己隐藏在其他名字下面,最初选用的名字是文森特·格德斯。事实上,只有最初的那些日记是以格德斯的名义写的,它们也为《不安之书》的写作风格铺展了道路。据佩索阿的一篇用作序文的短文描述,格德斯这本“措辞温和的书”中“自传的主人公从不曾存在”,这在另一篇日记中也有所提及,就好像这是它的真实书名。按照佩索阿的出版计划,他开始引用文森特·格德斯作为《不安之书》的虚构作者,这意味着这本书和“温和”的日记是同一本书。另一方面,文档集还包含摘自写于1914年8月22日的“文森特·格德斯日记”的片断,这则片断对一位二流的葡萄牙作家进行了嘲讽,这当然不属于《不安之书》的内容。日记通常都写有日期,但是,1929年以前,《不安之书》几乎没有将注明日期的材料收录进去,当时文森特·格德斯已被解雇。不管佩索阿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他绝不会将《不安之书》归结为一本日记,尽管书中收录了“杂乱无章的日记”和“清醒的日记”——或者以日记命名的简单记录——还